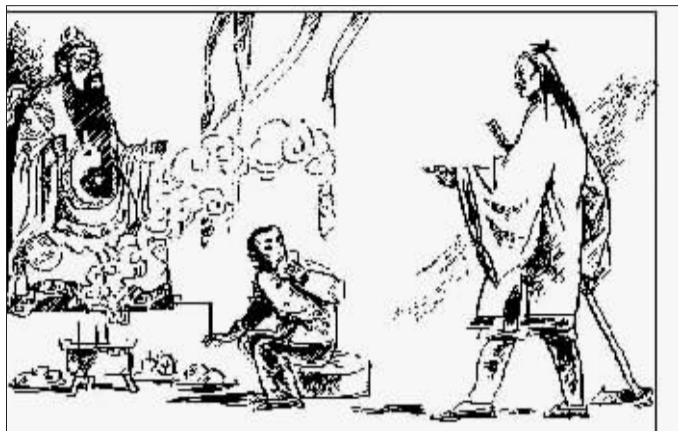


OS

换活法 道长自食其力  
见桩儿 分明当年自己



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1948年4月，洛阳解放。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。师惟新当选中国道教协会理事，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。但他与其说是道界名流，还不如说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。他自己开荒，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庄稼活，晒得黑不溜秋，却收获颇多，除了自给，还卖给国家余粮数万斤。

1957年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洛阳新安人张钊提议洛阳政府修复上清宫。政府不敢怠慢，立即拨款动工，经修复，上清宫俨然可观。张钊原为国民党上将、国民政府民事参议院院长。20世纪初叶，军阀混战，兵荒马乱，邙山盗墓之风盛行。盗墓贼往往将金银珠宝洗劫一空，却将沉重的墓志铭遗弃。张钊派人住到洛阳专收墓志铭，反唐代墓志铭就达2000余块，其中不乏精品。张钊把这些墓志铭都运回老家新安的张家花园予以保护，称“千唐志斋”。

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过，共和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。那时，洛阳城里人吃糠、馊子，乡下人吃树叶、野菜。这一段日子太难熬，人们印象特深，后来在忆苦思甜会上，有的老大娘在控诉完万恶的旧社会后，还续上这一段，急得主持人直跺脚，听众哭哭不得。

且说邙山一带本来就是“交通基本靠走，通信基本靠吼，吃饭基本靠天，照明基本靠油”之地，遇上灾害，好多人家都吃了上顿愁下顿。但再穷也得祭祀神灵，以求保佑，因此，上清宫的供案上隔三差五也有些供品。

这天天近黄昏，师惟新收工回

庙，忽见翠云洞大殿人影一闪。什么人？他快步奔过去，只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正坐在十殿阎君朝救苦天尊神像旁，狼吞虎咽地吃着供品。“孩子，这供品是让天神吃的，你也敢吃？”师惟新喝问。

“天神是泥胎，他又不吃。”男孩一点儿也不怯。

“你是哪方毛孩儿，神不吃也轮不上你吃！”

“我刚才拜过神了，他让我吃的。”师惟新听男孩对答如流，心下倒有几分喜欢。

“算了，看你如饿死鬼托生，我也不怪你了。你走吧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”

谁知男孩道：“你是道长吧？我今天来就不走了，我想让你收留我……”

什么，小孩要出家？师惟新霎时想到自己的身世，这孩子分明就是当年的自己！当年，自己也是这般年纪出家人道，捡了一条活命；当年，师父郭德禄也如我现在这般年纪，收留了我得个帮手，传承了香火。冥冥之中似有天意，莫非这就是缘分？

师惟新再仔细打量，见这个男孩骨瘦如柴，皮肤黝黑，眼睛忽闪忽闪，很是机灵，嘴唇紧抿，透着倔强。他在心底默念“善哉善哉”，嘴里却说：“不行，你小小年纪，必须有爹妈准许。”男孩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俺家就没人管我，好了，我不走了！”

如同当年的师惟新，男孩留在庙里，割草、放牛、劈柴、担水、做饭，扫院扫殿，样样都干，很是勤快。男孩姓刘名桩儿，师惟新为他取了个道名——刘成庄。这刘成庄以后成了南无拳的第三十代传人。

OS

伤兵拥进教堂

听到门口响起门铃声，所有女孩迅速坐起，然后陆续挤到窗口，她们看见阿顾和法比从窗外跑过去。

“求大人开开门，我们是埋尸队的，这个当兵的还活着，大人救救他！”

法比说：“请走开，这里是教堂，不介入中日战事。”

埋尸队队员在门外提高了嗓音：“鬼子随时会来！来了他就没命，我也没命了！”

法比不知该怎么办，英格曼神甫从夜色中出现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外面有中国伤兵，是从日本人枪毙现场逃出来的。”法比说。

教堂失去中立地位，失去对女生们的保护优势，这风险他冒不起。

伤兵在门外呻吟，埋尸人焦急地说：“有鬼子过来了！骑马的！”

“真听见马蹄声了！”阿顾说。

英格曼神甫揣上钥匙，沿着他来的路往回走去。刚走五六步，一个黑影迅速地挡住了他。

“马上把门打开！”偷袭者逼近英格曼神甫，女孩子看见，军人端着手枪，抵住英格曼神甫的胸口。

法比从英格曼神甫手里夺过钥匙，把门打开，放进一小群人，一架独轮车上躺着一具血淋淋的躯体。

门关上不久，从街口跑过来几个日本骑兵。

门内的人都成了泥胎，定格在各自的姿态上，等着日本兵远去。全副武装的军人两手握住手枪，只要门一开，子弹就会发射。直到马蹄声散失在夜空里，人们才恢复动作。

“阿顾，马上去把急救药品拿来，多拿些药棉和纱布，让他们带走。”英格曼神甫说。

持短枪的人枪口仍然指着英格曼神甫：“你要他们去哪里？”

“请你放下武器和我说话，”神甫威严地说，“少校。”他已辨出了军人的军阶。军官垂下枪口。

“请问你是谁，怎么进来的？”法比问持枪者。

“这里很好进，我进来两天了。”军人说，“本人是73师2团少校团副戴涛。”

“日本人是时候行刑的？”神甫看着独轮车里的伤兵问道。

“今天清早。”埋尸队队员回答。

“日本人枪毙了你们多少人？”少校问道。

“有五六千人，”拄拐的上士说，这是悲愤和羞辱的声音，“我们受骗了！狗日的鬼子说要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开荒种地，谁知到了江边……”



严歌苓 著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“你们是154师的？”少校问。

“是，长官怎么知道？”上士问。

姓戴的少校没有回答，上士的方言把他的部队番号都告诉他了。

“赶紧找个暖和地方，给他包扎伤口。”少校说。

推车的、架拐的正要动作，英格曼神甫说：“等等，有十几个女学生在教堂里避难，让你们呆下来，日本人就会找借口进来。”

“把他推到那里面。”少校向埋尸队队员指指厨房。“给他们一口水喝，再让我看看他的伤。”

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。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。

“好吧，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。”英格曼神甫说。

陈乔治忙不迭地给独轮车带路，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看着半死的小兵和跛腿的上士。

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，英格曼神甫叫住他：“少校，把你的枪给我。你如果想受教堂的保护，就必须放下武器。”

“不行。”少校拒绝，“如果鬼子进来，我没有武器，只能任他们宰割。”

“放下武器，你才能作为难民在这里避难；否则，你必须离开。”

戴少校犹豫道：“我只呆一夜，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，我就走。”

“我说了，一分钟也不行。”

“少校，听神甫的吧！”法比说。“你自己伤得也不轻，从这里出去，没吃没喝，到处是日本兵，你能走多远？至少把伤养养，过一阵子再走。”

戴少校慢慢地把枪的保险关上，然后把枪口掉了个头，朝向自己，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甫。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# 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  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